

大河之北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城镇篇(上)

【阅读提示】

河北，中国城市文明发源较早的地区之一。

从距今约4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邓槽沟梁，到华北平原最古老的古城址邢台；从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邯郸赵王城，到被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典范”的邺城……千百年来，燕赵大地的城市文明在中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进入近现代以后，河北各城市又因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机遇，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特点。

让我们一道探究河北城市的源头和未来，一起寻找河北城市的打开方式。

刊名题字/韩羽

都市沧桑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古代城市的先声

河北最古老的城

2020年9月22日，秋分。塞外山城张家口，已有些许寒意。

上午10时，天朗气清，崇礼区高家营镇大水沟村西侧阶地的考古作业现场。

“看！那就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距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也就六七公里，开车最多10分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崔英杰站在一处高坡上，往西南方向指了指。

“自古以来，大境门就是扼守张家口的北大门，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可以说是‘最早的张家口’。二者距离这么近，你说是不是巧合呢？”崔英杰神秘地笑了笑。

大水沟村仅有的几十户人家，还是20世纪90年代从别处搬迁至此。为什么这里能被称为“最早的张家口”呢？

“长期以来，提到河北建城时间最早的城市，考古界比较公认的是拥有3500年建城史的邢台。但最新的考古挖掘越发清晰地表明，位于崇礼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的邓槽沟梁遗址，建城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前。”崔英杰介绍。

通俗地讲，邓槽沟梁遗址就是河北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

这是一个足以改变人们对河北城市发展史认识的新发现。

崔英杰和邓槽沟梁遗址的第一次相遇，是2014年年底。当时，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邓槽沟梁遗址被当地文物部门发现并上报。受学院委派，崔英杰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经过初步考察，他判断，这里是一片新石器时期遗址。

2015年，崔英杰带领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学生开始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试掘。

石护坡、灰沟、夯土墙基、房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遗迹开始超出了普通新石器遗址应有的内容，在崔英杰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座新石器史前城的样子。

对于新石器考古已经许久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河北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2017年5月至11月，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考古所、崇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勘探与发掘，对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也同时展开。

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崔英杰的判断：考古队挖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采集了大量动物骨骼及土壤样品。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发现了多段夯土墙基、多座房址和多个灰坑。这些夯土墙基，正是当年的城墙遗址。专家们根据墙基遗迹推测，当年的城墙沿山梁而建，呈不规则形状，城内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

“在古代，‘城’和‘市’是两个不同概念。‘城’是指城邑四周的墙垣，而‘市’指的是交易场所。”崔英杰解释，“早期人类出现时，只有聚落，没有城。在考古工作中，只要一个遗址有范围确定的城墙和城内的一些高规格建筑，基本就可以认定其为城。”

这里，真的曾经存在一座城。而且，是河北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史前城。

对部分出土器物的精确测年结果显示，邓槽沟梁遗址的年代跨度也令人惊讶——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200年前。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

即便在历史的长河中，4000年也绝不是一个短暂的概念。邓槽沟梁文明的延续并非单一变迁的过程，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目前的挖掘结果显示，位于邓槽沟梁遗址文化层最下层的文化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这些遗存包括一些方形石灶、肩石锄、圆形磨棒及筒形罐，还有在房址中埋人的现象——这些文化遗存和文化现象，和同一时期的北方兴隆洼文化高度相似。

在邓槽沟梁距今约6000年到5000年前的文化层中，考古工作者们则发现了大量彩陶——这些彩陶和同一时期的石家庄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十分近似。

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邓槽沟梁遗址发展晚期，面貌又与位于其正西方约200公里外的内蒙古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正是在这个阶段，遗址中的城墙夯土基址、夯土台基、灰白面房子等大量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城出现了。

“早期受来自北方的文化影响，中期受来自南方的文化影响，晚期又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邓槽沟梁文化的延续发展过程，堪称一部史前文明交流史。”崔英杰认为，这也是其文化延续如此之久的原因。

“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变迁说明，地处京、冀、晋、蒙四省交界处的张家口一带，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认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自然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就悄悄埋下了伏笔。公元1644年，在张家口市区北端，万里长城中的一座关隘拔地而起。它，就是大境门。

作为扼守张家口乃至北京的北大门，大境门自建成起，便成为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白糖在这里交易买卖，大境门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贸易的内陆口岸。

虽然时间已过数千年，但从邓槽沟梁到大境门，文化交流中心的位置却仅挪动了几公里。

“这是巧合吗？”崔英杰笑着，又问了一遍。

从山前到水边

“谈到河北的城市发展史和古城，首先绕不开的就是邢台。”

面对着一张河北地图，河北省建设厅原副巡视员、高级规划师刘运琦把手指向了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的邢台。

“3500年前，商朝第十四任君主祖乙迁都于邢，邢台因此成为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都城，也是中国北方最早形成城市的地区之一。此后，层层叠叠的夯土、灰坑，直接记录了古城历经秦、汉、唐、明多个时期的信息。”刘运琦说，邢台也因此长期被史学界誉为黄河以北地区“第一城”。



为什么是邢台？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邢台，地处太行山东麓，古黄河下游，太行山东麓洪积平原最早出露，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因此成为人类早期聚居生息之地。

邢地土肥水丰，百泉竞流，故称“井方”。邢人凿井筑邑，后来合“井”“邑”二字为一字，这就是“邢”字的起源。

《竹书纪年》记载：“甲辰九祀，祖乙徙都于邢。”《史记》中，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如今，随着邢台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人都对邢台古城最早的形成过程耳熟能详。

“但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祖乙迁邢之后的第二次小规模迁徙。”刘运琦说。

根据记载，祖乙迁邢次年，邢地遭山洪冲击。于是，祖乙率领王室贵族再次作小范围近距离迁徙，并于5年之后，大兴土木建城。

根据专家考证，这次小规模迁徙的距离并不远，大概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这次迁徙的意义却很大。

“当时，位于山前平原地带的邢台频发水患，祖乙经过考察，最终选择把城址迁到了富水区附近的一处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地之上。”刘运琦解释。

2020年10月21日，邢台市信都区。达活泉公园内层林尽染，湖畔点缀着亭台，远山近水与城市融为一体。

这里，是河北面积最大的城市内公园。公园内的达活泉，更是邢台地下泉群中的重要泉眼，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光武帝时期。历史上，这里曾经“水涌百穴，甘露争溢”。

根据考证，达活泉以及其他地下泉群集中分布的邢台市区西部地区，就是祖乙第二次迁徙最有可能的落脚点。

在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中，发源于太行山的各水系由于地势高差，从太行山中挟带泥沙，向东奔涌而出，一个个冲积扇在山前堆积。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正适合先人们在此聚居生息。

从最早的人类聚落出现，到最早的古城、古都的孕育……沿着太行山东麓平原，一条人类文明走廊逐渐形成。

许多可以上溯到早期历史阶段的商周两代的县城，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太行山东麓这条早期文明走廊密集分布。

时光跨越千年，大量古都、古县历经朝代更迭留存至今。

“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曾共同评选过中国‘千年古县’。”刘运琦介绍，入选标准包

括置县1000年以上，专名沿用千年以上或者历史上有短暂变更但又恢复使用至今。

评选中，河北省有20个县入选，“千年古县”数量仅次于山东，位列全国第二。

涿鹿、涿州、涿县、定州、灵寿、元氏、赵县、武安、魏县……细数河北“千年古县”可以发现，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位于太行山东麓或燕山南麓山前平原或山间盆地。

然而，在这20个“千年古县”里，有一个县既不位于太行山、燕山山麓地带，也不位于山间盆地之中。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它甚至有些远离文明最早发源的山前地带。

它，就是地处河北省东南平原腹地的衡水武强。

2020年5月20日，小满。武强县街关镇周边的耕地上，金黄的麦粒已饱满，麦收即将开始。

这片如今位于武强县西南与深州、武邑交界的区域，在历史上数百年的时间里，曾经一直是武强老城所在地。

沿街关镇洛湾村由南往北直至县界，有一条时断时续的古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衡水堤。如今的衡水堤大部已经被庄稼覆盖，偶有幸存残堤，长度仅有数米，远看犹如一段段小土丘。

清道光《武强县志》载：“古堤，县治四面皆有，相传为宋杨延昭决水灌河而筑。”

根据考证，衡水堤在武强县境内长达15公里，犹如千里平原上的一道水长城，故又有长城堤之别名。

水，正是武强区别于其他千年古县的关键词。

“如果说其他大部分古县形成都离不开‘山前’这个关键词，那么武强则离不开另一个关键词——‘水’。”武强县退休干部、文化学者刘金英告诉记者。

武强一带早期文明和水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东周时期。

2004年4月21日，武强县北代乡杜林村村南。一个独木舟在村民取土时被偶然发现。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取样进行碳14检测后，确认其年代为距今2537年(±39年)的东周时期。

“发现东周时期独木舟，在整个河北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刘金英表示，这次独木舟的出土，证明早在25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武强一带就有了人类活动，且当时的武强一带水网密布。

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武强境内的水资源一直十分丰富。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滹沱河、漳水、滏阳河、龙治河、朱家河等多条河流曾长期同时流经武强境内。

“从3500年前太行山前最早的古都邢台，到因水而兴的千年古县武强，恰好反映出河北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最初的文明、聚落、古城在山间及山前发源、兴起，随着河流的延伸和平原的向东堆积，逐渐延伸、扩大。”刘运琦分析。

(下转第十版)



位于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遗址航拍图。河北日报记者 雷明 赵海江摄